

# 浅谈天津戏曲演出场所的变迁

## ——从茶园到舞台再到游艺场

王宗征

旧时,天津的戏曲演出场所经历了从茶园到舞台,再到游艺场的变迁。

据《天津风物志》称,茶园是天津过去颇具地方特色而又较为原始的戏院。清道光年间,每到演戏之时,天津四乡八村的农民,扶老携幼,有的带着家属女眷套上马车赶来,围绕广场看戏。戏班演出场所附近有很多茶摊,人们可以一边喝着大碗茶,一边坐在茶摊板凳上看戏。这种形式大概就是后来天津茶园的滥觞。

清光绪初期,天津城里已经有了几个比较出名且设施较为完善的茶园。其中鼓楼北的金声茶园、东门外袜子胡同口的庆芳茶园、北门外侯家后小马路西口的协盛茶园、北大关沿海河岸边的裘盛茶园,名气都很大,被人

们称为“四大名园”。“四大名园”的兴盛,折射出当年天津戏曲活动的活跃。为适应戏曲发展的需要,津城还先后出现了一些新建和改建的茶园,主要有坐落在东门外水阁大街的天仙茶园(俗称上天仙)、位于北门外万年青胡同内的绘芳茶园、河北大街的北天仙茶园以及三条石横街的普乐茶园等。茶园将演出的舞台与观众统一在一个建筑体内的室内剧场,舞台为伸出式三面敞开的方台,观众围桌相对而坐,侧脸看戏。茶园对入园看戏者不收看戏钱,只收茶资,但高于一般茶费,其实变向收取了看戏钱。茶园里的观众随聚随散,以喝茶为主,看戏为辅,一些商贾、掮客也常常以此为谈生意场所。

庚子(1900年)之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天津的加剧,“四大名园”开始走下坡路。因时局动荡,抢劫、绑架恶性案件不断发生,特别是海河沿岸的穷乡僻壤经常出现劫道拦船等事端,使天津市民看戏的风气由北大关一带的水陆码头逐渐向东南旱路方向迁移,茶园的牌匾在人们心目中也显得落伍了。当时,日、法租界及南市一带逐渐繁荣地区出现了新建和改建的戏院,这时候大部分戏院都称“舞台”。名号大气和称呼直白的“舞台”,压过了略显边缘化的“茶园”。天津荣业大街有“大舞台”“升平舞台”“广和舞台”,广益大街有“第一舞台”。那时,津城设施最为完善的“舞台”,当属日租界里的天仙舞台(俗称下天仙)。从天仙舞

台开始,戏院一改茶园旧制,内部分设花楼、月台、池座、两廊,楼上为包厢、散座,池座后改为排椅式。从此,从经营和设施两方面,“舞台”的戏曲演出的专业性加强,不像茶园可以兼谈买卖生意了。

民国初年,因仿效上海“大世界游艺场”演艺模式,天津的戏院也多以“游艺场”相称,且流行起来,其中日租界出现了大罗天游艺场、张园游艺场,英租界马场道出现陶园游艺场。1928年,津城出现了规模更大、内部设施更近现代化的游艺场,即中原公司妙舞台游艺场,这个游艺场的四楼为京剧演出场所,五楼演出评剧、曲艺等,六楼则为露天电影,也称屋顶花园。这个游艺场演出活动多,观众也很多。

人围观。并租借泳衣,开辟更衣室。再加上周边的南开大学,重视体育教育,学生开朗活泼,常有来此游玩者。在各方面条件的推波助澜下,夏季的青龙潭成为年轻人的天堂,“真比市内的人工修造的游泳池来得写意有趣”。甚至,1930年的天津市游泳比赛就在此处及周围的“南大坑”举行,成为当时津门的一大焦点赛事。



水上公园写意 郑伟

## 青龙潭又称“连环套”

方博

水上公园于1951年7月1日正式开放。若追寻其历史,可上溯至上世纪30年代。当时,这里已成为市民消暑纳凉之所。

津沽气候,溽暑之际,酷热难耐,人们想尽办法,挖空心思来消暑纳凉。冰淇淋、酸梅汤、电风扇,一应俱全仍难消燥热之心。于是,回归自然,放松心情成了避暑的最佳方式。

民国年间,南门外八里台以南,是一片由卫津河串联的水塘,其中最大的水面就是青龙潭。“在这炎威逼人的夏之季节里,驾一叶之扁舟,泛游其中,凉风飏飏,暑气全消,真有‘不知有夏’之感。”(见1948年第4卷第4期《民治周刊》载《青龙潭——连环套:津市的一个清凉世界》)

吴秋尘曾著文述及“青龙潭”一名的由来:“乡人于

湾中筑小岛,竹篱绕之,上覆蓆棚……茶社悬白布大书‘青龙潭’三字,于是湾乃以茶社得名。”(见1931年7月23日《北洋画报》载《青龙潭》)人们游玩此地,多是乘船而来。行进其间,芦苇回环,水路曲折,树丛掩映,别有一番趣味,宛若世外桃源。由此,青龙潭又被俗称为“连环套”。并非是京剧舞台上的《连环套》《盗御马》有何关系,也与黄天霸、窦尔敦等英雄好汉无甚瓜葛。

青龙潭能吸引广大游客,一是因为水面开阔,犹如汪洋,四面透

风,清爽怡人。再有就是由于潭底较深,水质清澈,成为游泳爱好者的绝佳之选。最初青龙潭茶社,正是瞄准这一商机,专门设置跳水所用的木质跳板,供人练习,引

收藏。回顾刘迺中的一生,其受祖父刘学谦影响,自小亲近传统文化,后寄身于翰墨。历经坎坷,但因心怀文化之火,借笔墨之种,秉承家风家训,得以拥有开放的胸襟容纳生活的磨砺。晚年的他将全部精力奉献给国学,整理古籍、勘校乡邦文献、培养学生。

《礼记·大学》有言:“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刘学谦作为杨柳青的翰林之一,其人崇尚孔孟之书,喜读《春秋》并注解《春秋》三传,尤其是《公羊传》,自诩“公羊学子”。为官期间,他不避权贵,直言进谏,关心民计民生。这些行为,皆彰显刘学谦始终秉承孔孟之道,坚守“仁、义、礼、智、信”的操守。刘学谦穷尽一生对品德

的坚守,无形中塑造了良好的家风。作为一家之长,他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家庭里的其他成员,起到了表率作用。刘迺中虽无缘成长于其膝下,甚至未曾与其谋面,但刘学谦的种种事迹流传于家族,家族成员皆视“书香传后世”为一种荣耀。耳濡目染之下,这些良好的家风对刘迺中的言行举止起到了规范作用,尤其是祖父的书法对其影响甚深,后在二伯父刘毓瑶的亲传和帮助下,刘迺中走上了翰墨之道。在人生困顿艰苦之时,自小生长于书香家庭的他因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滋养了生命,由此幸而“弄刀扬翰,终难自秘,涓涓细流,未尝全涸。”

### 津沽文丛

杨柳青刘翰林家之四

尹寿山、尹笑声既是父子,也是天津两位重量级的相声表演艺术家。2006年6月25日,在中国大戏院举办了一场轰动京津的相声晚会,纪念尹寿山诞辰一百周年暨尹笑声从艺60周年,有诸多名家加盟晚会助兴,所以一票难求。内行的观众不仅是看名家演出,而且还要看他们临场的各种“现挂”和以“现挂”抓“现挂”的艺人“斗法”。

尹寿山,为相声大师马三立父亲马德禄的入室弟子,先后与马三立、郭荣起、阎笑儒、高笑林、赵佩茹等同台演出,当时许多年轻演员如魏文亮、魏文华、刘文亨、王文进等都得到他的指点和培养,可谓德高望重。其子尹笑声自6岁学相声,是马三立的入室弟子。

那场晚会中,由尹笑声与田立禾演“倒二”,接下来进行“攒底”的,是李伯祥、李金斗、李立山的《扒马褂》,其中李伯祥“逗哏”。在前边演出的尹笑声拿李伯祥“抓哏”,所演的《偷斧子》讲的是几个“和尚”做佛事。念经坐在中间的“大帽儿”因为穷,暗示小“和尚”把人家的斧子偷走。现场尹笑声抓了个“现挂”,说那个“大帽儿”和偷斧子的小“和尚”是说相声的李浩尘、李伯祥。李浩尘是李伯祥的父亲,也是大家熟知的著名相声艺人。这个“现挂”引起观众哄堂大笑。所以,等李伯祥一上场,观众就

更笑了,还说“偷斧子的来了”。大家都在等待李伯祥“反击”。怪啦!李伯祥上台后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使“垫话”,先唱了一段数来宝,李立山夸他唱得好。于是他用“贯口”吹上了:“我李伯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电脑网络,精通微机,神五神六,航天科技,足球篮球,田径体育,唱歌跳舞,各种文艺,梆子皮

## 李伯祥的连环「现挂」

曲坛逸事

孙福海

影,京剧评戏,大鼓单弦,杂耍曲艺,书法绘画,魔术杂技……别以为我光会偷斧子!”这种自嘲式的“现挂”绝了,因为他“反击”尹笑声的“现挂”,是用一段“贯口”铺平垫稳,在已经“要下来”掌声之后,再说“别以为我光会偷斧子”,就“炸堂”了,观众的笑声、喝彩声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李伯祥还几次拿“偷斧子”一事“现挂”,如在“使活”中提到尹笑声的父亲尹寿山表演艺术如何好,具备什么特点时,观众听得都入神了。此时,他话锋一转,说:“我不理尹笑声,他老说我和我爸爸是偷斧子的。”李金斗接一句“他还没完啦?!”又是一个大“包袱儿”。尹笑声在后台佩服地说:“我拿他‘抓哏’,没想到愣给他添了彩儿。”

相声演员在台上临时“抓哏”叫“现挂”,在台下“抓哏”叫“砸挂”。下篇咱讲苏文茂用“砸挂”反诬辱。

### ●诗话津沽

## 酬答之作谈问津

章用秀

《清诗精华录》有清范当世七言古诗《天津问津书院董坞先生主讲于此者八年,外舅重游其地,感欲为诗,乃约当世同用山谷〈武昌松风阁〉韵》。其诗曰:“有文支拄山与川,恍人有脊屋有椽。我立此语非徒然,眼下现有三千年。远矣周孔隔地天,手语目听交鸣弦。五德替代如奔泉,扫去碌碌留圣贤。此事担当在几筵,耿耿一发天宇悬。丈人家世困顿艰苦之时,自小生长于书香家庭的他因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滋养了生命,由此幸而“弄刀扬翰,终难自秘,涓涓细流,未尝全涸。”

通州诸生,清代学人张裕钊门人,能诗,诗界对其有“奇横不可敌”之赞。《清史稿》和《续碑传集》有传。此诗为酬答之作,然与天津相关。问津书院在城内鼓楼南大街西侧,是清代天津规模较大的书院。诗中提到的董坞先生乃清代文学家、桐城人姚范。姚曾主讲问津书院八年。后来,范的岳父(即桐城姚范)重游其地,颇有所感,于是约他同用黄庭坚《武昌松风阁》韵作诗,由此而得知清代天津地方文学的一段史实,使我们更加了解到问津书院在清代文人学士心目中的地位以及清代天津文化与外界的交往。

## 翰墨之道滋养生命

张一然

1957年,刘迺中被分配到北大荒监督劳动,不久之后被调往总场负责刻公章。于是,他从头学习如何在废旧木头上刻宋体字。“那时候连本字典都没有,我只能从报纸或其他印刷材料中找宋体字模仿,愣是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刻字匠”。

1960年末,刘迺中被通知前往长春报道,农场给了他一个月的省亲假,他才有机会回到北京。这几年,家里的东西几经变卖,仅余下一点点珍藏的碑帖、书籍、照片和祖父的遗墨、硃卷等物。他将这些东西打包带到吉林,历经磨难保存下来。刚到吉林时,因馆内一

个同志结婚,大伙凑份子时需用隶书写份子单,刘迺中自荐写单。这才使得他的“书法特长”被发现。此后,他便努力找寻机会“亲近笔墨”。

吴竞、庞琦、郭松筠等年轻人,因对书法的热爱、对刘迺中为人的敬佩,悄悄聚集在他们的身边。刘迺中便教他们书法,讲授传统文化。在这样一群热爱传统文化的年轻人身边,刘迺中亦深刻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力量。

1980年1月,刘迺中被任命为吉林市图书馆业务副馆长。这使得他在艺术天地中得以自由翱翔。在九十寿诞时,刘迺中将毕生创作和收藏的艺术精品捐赠给吉林,被“刘迺中艺术馆”永久